

# 向契訶夫致敬 發揮劇場力量

## 《櫻桃帝國》聚焦社會人生

【本報訊】7A 班戲劇組將於本月三十日、五月一日及五月二日上演探索社會人生意義的製作《櫻桃帝國》。其靈感來自戲劇巨匠契訶夫之《櫻桃園》，並由一休編劇，李國威執導，葉進、蘇育輝、林澤群、勞敏心、薛海暉及馮志坤等主演，以真切的演繹，帶領觀眾一同探討社會人生意義。

### 紀念契訶夫誕辰 110 年

劇本《櫻桃園》曾被改編，並於二〇〇六年新視野藝術節《編·櫻桃園》以多媒體手法展現。今年適逢契訶夫誕辰一百一十周年，這次此劇回歸劇場的純粹，以最根本的「戲味」向契訶夫致敬。

該劇要探索的問題是：還要經過多少次金融海嘯，人們才能有所覺悟？

過往要用一輩子才把一個農奴變成富翁，反過來收購莊園，到了今天，可能幾年便夠翻幾番了。一輩子的時間，已經足以把《櫻桃園》的故事重複、來回發生好幾遍了。

### 見證香港社會變遷

契訶夫曾經註明，《櫻桃園》是一齣喜劇，雖然所有的人物

都略帶悲劇性。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紀，這種悲劇性又何嘗不在？

從魚翅撈飯到迷信爆煲。

故事橫跨二十年，見證香港的社會變遷。從一九八八年到二〇〇八年，赤手空拳於商界打天下的兩兄弟 Alvin（蘇育輝飾）及 Billy（林澤群飾）從兩手空空開始，乘着經濟轉型之快車，急速致富，更以橫財收購手法搶奪

然而，一場爭奪戰背後，還有更多尚未出現的暗湧……

本地專業劇團 7A 班戲劇組擅於以優質文本為基礎，附以簡約寫意的演繹手法，把演出焦點聚焦到戲劇表演最好看、最動人的「戲味」和「劇力」之上，並產生其他媒體無可比擬的觀劇經驗，發揮劇場的震撼力。

《櫻桃園》將以平實動人的戲劇手法，演繹故事之原著文本，讓觀眾更好體會「戲味」。

7A 班戲劇組《櫻桃園》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於四月三十日及五月一日（五至六）晚上八時，五月一日至二日（六至日）下午三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公演，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

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二（康文署）、八一〇二三七六八（7A 班戲劇組），或瀏覽網頁 www.lcsd.gov.hk/cp。



演員勞敏心（上）及薛海暉（演員照片均由阮漢成攝）



林澤群 飾演 Billy



蘇育輝 飾演 Alvin



葉進 飾演 羅老闆



## 七舞者驀然回首星如雨



舞者以獨特舞步撥動觀眾心弦（張志偉攝）

【本報訊】本地舞團妙思舞動與編舞家林偉源將於四、五月演出最新舞作《驀然回首星如雨》，七位舞者以勢不可擋與入迷神往的舞步，扣緊觀眾心弦。

除林偉源外，參與演出的舞者包括張健祥、藤岡綾子、林恩演、梁家權、落合惠利子及王泳。

舞蹈音樂與你無關？當代舞蹈好抽象？林偉源把當代舞以嶄新的形式融入中西文化，跨越舞蹈及音樂的經典門派，糅合芭蕾舞、拉丁、佛蘭明高、中國傳統舞等等，細心發展出技巧與藝術智慧，同時選用阿根廷作曲家 Piazzolla (1921-1992) 的 Nuevo tango 音樂，再從辛棄疾 (1140-1197) 的宋詞《青玉案》中《元夕》取得靈感，令《驀然回首星如雨》成為更戲劇性、更人性化、更多演繹空間的作品。

林偉源的創作元素，有來自阿根廷作曲家 Piazzolla、或來自他六位知己舞者、或有對芭蕾舞、拉丁、佛蘭明高、中國傳統舞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他認為：「即使是被時代捨棄的傳統步法，藉由鑽研貫徹本身的極限，也能開拓出新的可能性」。這種創造者挑戰精神，與 Piazzolla 的生平非常契合。在舞台上，不同舞者，乘著不同音樂，以和而不同的舞步，找尋舞蹈與音樂的真正本質。這是該節目英文名「Opening Doors With A New Set of Keys」的意思所在：Keys 是鑰匙，或是琴鍵！

妙思舞動《驀然回首星如雨》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於四月三十日及五月一日（星期五及六）下午八時及五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公開發售。節目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二。節目於五月一日設演後藝談，觀眾可留步參加。

## 豫書畫家災區捐建小學

【本報中原新聞中心記者楚長城鄭州二十日電】「心繫玉樹大愛無疆河南書畫家義捐筆會」今日在河南省文聯舉行，一百幅作品義賣三十五萬元人民幣善款捐贈給青海玉樹地震災區，定向用於玉樹災區建設一所希望愛心小學。

本月十四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 7.1 級地震，地震已造成二千多人遇難。此時此刻，玉樹災區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也牽動著河南文藝界、書畫界的心。

為支持災區人民戰勝困難、重建家園，表達河南文藝界、書畫界的愛心，河南省文聯舉辦是次義捐筆會。

是次義捐筆會由河南省文聯主辦，河南省美協、河南省書協承辦，河南省文聯黨組書記吳長忠，河南省文聯主席馬國強，河南省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何傳軍，河南省文聯副主席李佩甫、何白鷗、鄭彥英、苗樹群、宋華平等出席筆會。

此外，參加筆會的有以河南省文聯主席、省美術家協會主席馬國強為代表的著名畫家五十餘人，以河南省文聯副主席、河南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兼秘書長宋華平為代表的著名書法家五十餘名。現場百餘名書畫家揮毫潑墨，用書畫藝術的形式進行賑災救助，體現出高度的責任感和對災區人民的深情。

書畫家現場創作和捐贈的一百幅作品採取義賣的方式，所得三十五萬元人民幣將通過河南省紅十字會全部無償捐贈給青海玉樹地震災區，定向用於玉樹災區建設一所希望愛心小學。



河南省文聯主席、河南省美術家協會主席馬國強現場創作（本報攝）

##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李志文

# 幽靈歌劇劇情詭異

## ——布列頓《碧盧冤孽》觀後

格杰夫率領馬林斯基歌劇團在今年香港藝術節演出了布列頓歌劇《碧盧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 或譯《旋轉螺絲》），我觀賞了首場，此劇真的把我轉得昏頭轉向了。

劇情取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說，講述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家庭女教師應聘到郊別墅，照顧兩名孤兒邁爾斯與芙洛拉，發現兩名孩子鬼魂纏身。管家婆格羅斯太太證實了此事，並說前任男僕昆特與上庭家庭女教師傑塞爾小姐有曖昧關係，更對兩個孩子有非分之想。傑塞爾分屍時死去，昆特滑倒喪命，兩鬼魂回來纏擾兩孩子。女教師為了拯救孩子，試圖擊退鬼魂的影響力，不料事件愈搞愈複雜。

### 劇情複雜 撲朔迷離

此劇情節下筆大膽，錯綜複雜，撲朔迷離。令人困惑的是「鬼」是否存在，在原作中作者沒有明確表明，模稜兩可。而在布列頓的歌劇中「鬼」如同行屍走肉般出現台上，有聲有形，這給人許多想像空間，或許是家庭女教

師的幻覺？鬼故事中又喻示着「性與道德」問題，男鬼昆特糾纏男孩邁爾斯，女鬼傑塞爾纏繞女孩芙洛拉，如影隨形。

這部室內歌劇音樂大膽地將兩種截然不同的音樂形式糅合在一起，一是傳統的有調性格局，一是現代十二音列技法，但又非完全是十二音列體系，手法嶄新，結構緊湊，布局精密，串聯巧妙。導演麥克維卡（D. McVicar）採用陰暗的色彩、陰沉的燈光和陰森的場景營造出幽鬼大宅那種詭幻疑難的恐懼氣氛。全劇演出着重揭示人物的緊張心理及表現故事的悲慘結局，使人毛骨悚然。

這組全俄羅演員非常優秀，素質好，質量高，唱演皆佳，英語語境尤其好。劇中四名女聲角色都以不同的音色唱出不同的特性，在心理刻畫上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女高音索洛維耶娃（Y. Solovieva）飾唱的家庭女教師，心地善良，卻有點感情上的壓抑，她唱的第一幕「我為什麼來？」、「獨自、安詳、平靜」；第二幕「我在入迷宮，看不到真實情況」、「我失敗了」、「哦！邁爾斯，我無法忍受失去你」等，表情惶惑，用聲很美。女中音維特曼（E. Vitman）飾唱的格羅斯太太，所唱的第一幕「親愛的上帝，他這種可怕的作法難道是永無止境的嗎？」心態膽怯，神情恐懼，歌聲悲切。女中音索科洛娃（L. Sokolova）飾唱的女鬼傑塞爾，鬼裡鬼氣，神態麻木，所唱的第二幕「我的悲劇如此開始，如今復仇在這裡開始」，冷酷無情，胸聲一流。耶蓮娜（L. Yelina）



《碧盧冤孽》歌樂演俱佳

飾唱芙洛拉，活潑可愛，順從又可悲，所唱的第一幕「娃娃要睡覺」（搖籃曲），語氣詛咒，音質漂亮。

### 表演優秀 歌唱出色

男高音伊利希尼科夫（A. Ilyushnikov）飾唱的男鬼昆特，蒼白空靈，抒情見長，用聲震顫，用情壓抑，刻意強調角色邪惡的一面，他以誘惑之聲、渴望之情唱出第一幕「邁爾斯！邁爾斯！」行腔陰森，給人不祥之感，卻有美感。昆特與傑塞爾的鬼魂二重唱第一幕「在路上，在森林裡，在河岸上」，第二幕「你為什麼把我從教室的夢中叫醒？」陰陽怪氣，陰森沉沉。劇中的邁爾斯（男童聲）戲份重，唱段難。貝洛杜博夫斯基（D. Belodubrovsky）飾唱的第一幕「瑪洛，瑪洛，我寧願是瑪洛」怪異纏綿，童真無畏，聲音虛弱。

小型樂隊只用十三件樂器，配合精妙，色調奇異，層層推進，步步逼緊，營造出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響效果。格杰夫的指揮中聽不中看，形態過激，動作太瑣碎。不管怎樣，能把他自己所感受的音樂全部表現出來，全劇的結構、悲慘的氛圍演繹得淋漓盡致。

史君良

## 田禾專攻虎畫頡頏護虎



《五福圖》

畫家田禾以虎畫聞名，耕耘畫壇幾十載，功力雄厚。他是河南省內黃縣人，自幼癡迷美術。高中畢業後入伍為兵，其後務農。雖未進入高校，但田禾不因身份卑微而卻斷對藝術的追求。

在畫壇浸淫幾十年，田禾所繪對象眾多，難免廣而不精。經一番沉思之後，田禾決意選擇以虎為目標，冀此作為自己藝術的一個突破點。在中國傳統文化裡，虎之神秘，之體美，之勢雄，兼以正氣凜然、驅惡辟邪之義，為人所愛。

為畫虎之形神，田禾竟竟日蹲守虎園，觀虎之毛紋斑痕和骨骼，察虎之舉動乃至神意。他也購買有關虎的影像資料，細細觀摩。此外，他還臨摹畫虎名家作品。這樣持之多年，田禾畫虎之技，與日俱增。如此與虎為「友」，交之於心，因此虎之形象與習性，爛熟於心，一番筆耕，虎便躍然紙上，栩栩如生。他畫的虎，或獨處，或群居，虎之各種姿態，盡在其筆下。

在田禾的筆下，虎的毛髮與斑紋錯落有致，他對毛髮的處理精緻入微，甚至絨毛的顫動也盡顯出來，通過虎的皮毛的起伏，似乎可以窺探出虎之骨骼走向。

畫中的虎各盡其態，有的威風凜凜，有的霸氣十足，有的踞山雄視，亦有溫和從容之態。田禾說，虎其實不都是威猛的，他構繪溫和的老虎，意在響應構建和諧社會之舉。

田禾一幅名為《寧靜致遠》的作品，月光下的老虎默然沉思，具神思曠遠之感。田禾說，他對畫虎藝術的追求永無止境，將會用餘生的時間，進一步錘煉技藝。

面臨臨虎的瀕危處境，田禾憂心忡忡。他感嘆，如果人們不保護老虎，或許若干年之後，人類真只有見到畫中之虎了。田禾說，他希望用他的虎畫，喚起人們的愛虎護虎意識。



《寧靜致遠》



《威震八方》

本報記者 柳海林



魂糾纏

《碧盧冤孽》唱出詭秘懸疑氣氛 家庭女教師逐漸發現兩個孩子被鬼